

索赔程序启动 波音50亿融资够不够

达成赔偿协议

在波音737 MAX终于不再对复飞执着之后,波音也开始着手于赔偿问题。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有几家航空公司与波音达成了赔偿协议,包括墨西哥航空公司、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土耳其航空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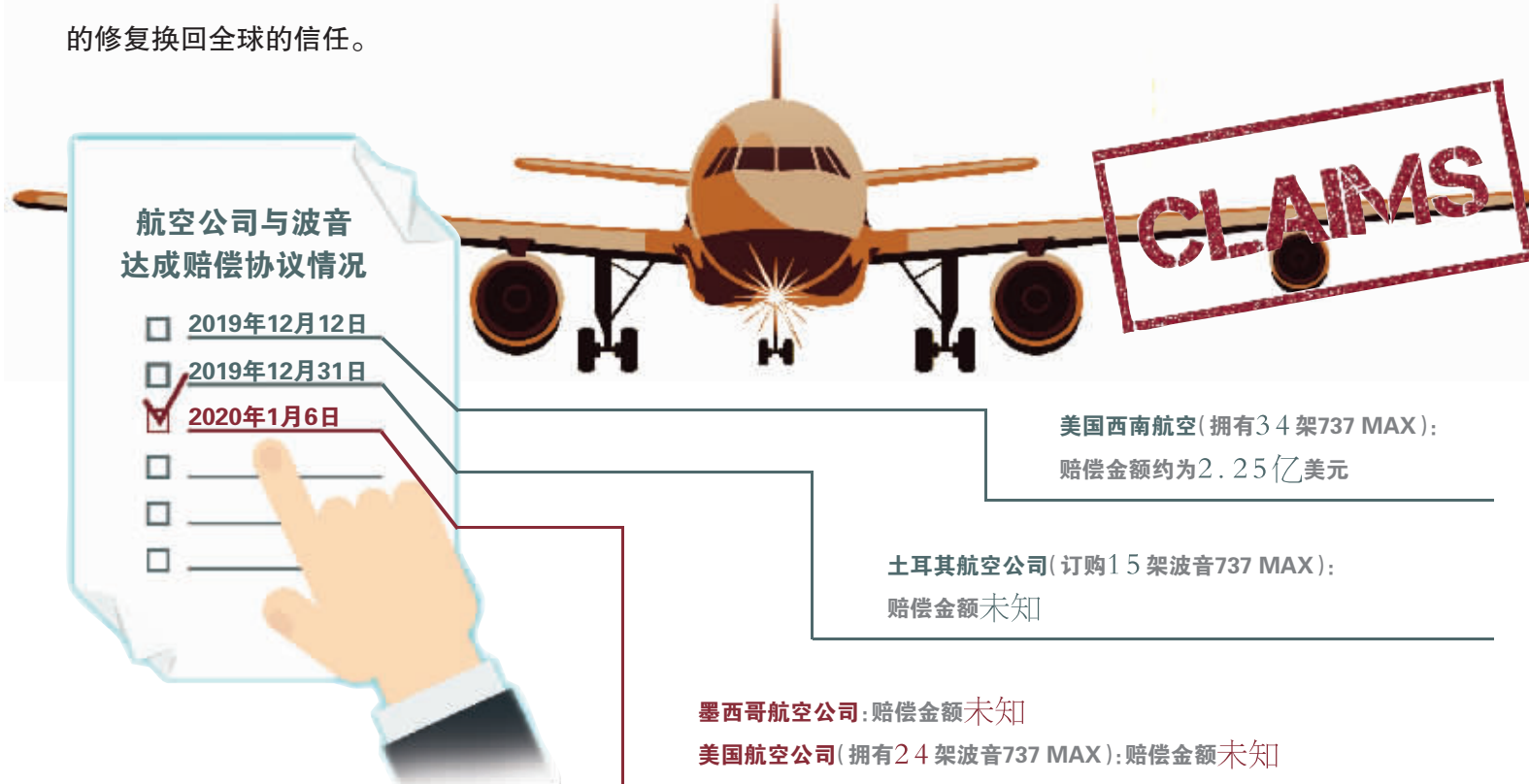
当地时间1月6日,墨西哥航空公司发布声明称,关于波音737 MAX机型停飞一事,已与波音就停飞导致的损失达成了和解,但并没有披露具体的赔偿数额,并称仍在与波音和美国航空管理部门进行谈判。

同一天,美国航空公司披露了类似的公告,也并未透露赔偿方案的具体细节。根据美国航空公司的说法,赔偿金将分数年支付,企业将从中拿出超过3000万美元用于支付2019年的员工奖金。虽然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停飞不会给2019年四季度营业收入带来冲击,将与波音继续协商其他赔偿事宜,但在去年10月,美国航空公司曾进行过估算,该公司拥有24架波音737 MAX客机,称停飞可能使2019年的税前收益减少5.4亿美元。

去年12月12日,美国西南航空表示已与波音达成了一项保密协议,虽未公布协议内容,但表示将与公司的员工分享1.25亿美元。作为美国拥有最多737 MAX飞机的运营商,在该机型被禁飞时,美国西南航空共有34架737 MAX,还不包括尚待交付的数十架。在去年10月,西南航空飞行员联合会向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地区法院递交诉状,要求波音公司向工会的飞行员赔偿至少1.15亿美元。

紧随美国西南航空之后的是土耳其航空公司,2019年12月31日,土耳其航空就停飞和未交付的波音737 MAX飞机以及造成的相关损失与波音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没有公布具体金额,但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笔赔偿协议价值2.25亿美元,其中包括1.5亿美元的补偿及7500万美元的备件和培训等费用。土耳其航空公司订购了15架波音737 MAX,在停飞前接收了12架。

737 MAX机型已经成了波音的“无法承受之重”。从停飞到停产,从多家航空公司的赔偿到5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波音正在想尽办法应对这个无底洞。在这个时候,任何一丁点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将波音737 MAX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但偏偏新的安全隐患再次浮现。对于波音来说,能否保住飞机制造业老大的位置已经不重要了,更攸关的应该用彻底的修复换回全球信任。



财务压力凸显

这只是冰山一角,航空咨询机构Flight-Global数据显示,埃航空难发生后,全球总计有371架波音737 MAX处于运营状态。除此之外,还有约400架完成组装,尚未交付。

等候赔偿的航空公司遍及全球。欧洲包机企业途易航空公司就表示,仍在与波音商谈赔偿事宜。

关于波音已经与多少家航空公司达成了协议、大致涉及到的赔偿金额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公司的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波音中国区相关负责人,不过对方表示这为非公开讨论,并未对此置评。

北京昶盛律师事务所主任宋云鹏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营运的损失需要结合飞机数量、盈利率来进行赔偿。据我所知,国内航空公司还没到和波音达成赔偿协议这一步,目前只是提出了诉求,仍处于沟通和协商过程中”。

伴随赔偿而来的就是对波音现金流的考验。截至2019财年三季度末,波音拥有约200亿美元的可用资金。但在分析师看来,这可能不够。《华尔街日报》在1月6日的报道中表示,波音正在考虑增发债券改善处境,同时延缓部分资本性支出、冻结并购、削减研发开支,以期保持现金流。1月6日早盘,波音的股价下跌了1%,至329.78美元。

自空难发生后,737 MAX就成了波音账上的巨石。2019年三季度财报显示,波音商用飞机的交付数量同比下滑了67%,营收也同

比大跌41%,降至82.5亿美元。而在此前,737 MAX曾是波音的“现金牛”,贡献了公司近40%的收入,2018年的交付量占到整体交付量的一半。去年7月以来,波音的信用评级被评级机构穆迪和标普下调了一个等级,公司的债务股本比也由2018年底的2.2升至2019年底的9.6。

在分析师看来,负债将会是波音的选择。分析师预计波音将额外募集不超过50亿美元的债务,以支付上半年可能达到150亿美元的开支。Jefferies分析师Sheila Kahyaoglu更悲观,表示波音可能会将其债务提高到300亿美元。对此,波音并未置评。1月29日,波音将会发布最新一季度的财报,市场普遍预期有关737 MAX事件引起的赔偿金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变数层出不穷

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但并未给波音737 MAX带来新的复飞希望。1月6日,波音表示,本月中旬将正式暂停生产737 MAX喷气式飞机,并把3000名工人重新分派到其他职位。

新的变数倒是层出不穷。去年12月,应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要求,波音对737 MAX的关键系统进行了检查。《纽约时报》援引波音公司工程师在内多名相关人员表述称,波音发现的最大的问题,是关联飞机控制的线束之间间距太近,理论上可能触发短路,致使飞行员失去对飞机的控制。这一问题,波音之前并未报告过。

“我们发现了线束问题,正与FAA一道分析。”波音发言人戈登·约翰斯顿坦言。不过,波音说,暂时不清楚是否需要更改布线,但是相信其他安全屏障,如断路器开关和线束绝缘保护层足以防止短路。

监管机构对波音的信任也日渐耗光。FAA发言人林恩·伦斯福德重申了FAA的立场,不设审批时间表,FAA和波音正在分析所做改进的利弊;批准飞机重新投入客运服务前,我们会确保这一过程中发现的全部安全问题获得解决”。

宋云鹏表示,以波音的实力来看,弥补这个机型的瑕疵应该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如何去评估适航性是个问题,万一再发生安全事故,影响太大,监管部门担不起这个责任。

新愁加上旧患,737 MAX已经跌入谷底,复飞几乎遥不可及,就连在737 MAX供应链上的公司也深受其害。飞机机身制造商Spirit Aerosystems就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自愿裁员和其他措施,以削减成本。

这给了波音老对头空客机会,1月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空客在2019年交付了创纪录的863架飞机,从波音公司手中拿下了飞机交付量第一的桂冠,这也是自2011年以来,空客可能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飞机制造商。不过,对于波音来说,桂冠已经不重要了,自2019年3月737 MAX被全球停飞以来,波音股价已累计跌逾21%。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聚焦 Focus

多家企业被“放鸽子” 软银投资长记性

苦等几个月后,这些企业迎来的却是一场空。美国新闻网站Axios当地时间周一的报道称,在提交了价值数亿美元的投资条款清单后,软银最终放弃了对三家初创公司的投资。在外界看来,被WeWork坑惨了的软银似乎在投资决策上转了性,比之10分钟决定投资阿里、12分钟决定投资WeWork的疯狂,当下的软银显得谨慎得多,大有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架势。

Axios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软银一再推迟对初创公司Honor、Seismic和Creator投资的批准,最终全部放弃投资。不过,一位熟悉情况的人也提到,软银与初创公司的对话依然活跃。而据软银发给CNBC的一份声明,软银称他们的投资流程比不受监管的投资者和典型的风投机构更为严格,在某些情况下,流程花费的时间确实比预期的长,对此他们感到遗憾,软银会尽一切努力使被投资公司了解最新情况。

据了解,Honor是一家美国加州旧金山老年家庭护理公司,去年11月,该公司收到了软银的一份投资协议,根据后续的报道,软银计划向该公司投资大约1.5亿美元,但在圣诞节到来的一周前,这笔投资交易便被取消。Seismic是一家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B2B销售软件制造商,去年夏天,软银向Seismic拿出了一份难以拒绝的投资协议和高估值,但在去年10月Seismic首席执行官道格·温特与软银创始人孙正义进行了一次会谈不久后,交易就不了了之了。

与Honor和Seismic的遭遇类似,Creator是一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汉堡制作机器人开发商,按照原计划,软银与Creator签署了一份为期6个月的独家投资协议,而软银准备投资的规模是Creator筹集的2500万美元的数倍。上个月,有消息人士透露,软银最初的投资计划已经终止,但也有人透露,谈判仍在进行。

软银眼下的态度很难让人不将之与对WeWork的失败投资相联系。上市失败,估值崩盘,WeWork宛如泡沫破灭,随之而来的是整个软银跌下神坛,而软银投资的另一个明星公司Uber也始终陷于亏损的泥潭不能自拔。就在市场传来软银取消投资三家公司的同一天,还有美国媒体称,软银投资的硅谷初创企业Zume Pizza计划裁减至多80%的员工,如果这一消息属实,这将是继WeWork等之后,软银投资失败的又一个例子。

对于撤销对三家公司的投资原因及Zume Pizza裁员情况和2号愿景基金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软银,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去年6-9月,软银一朝亏损64亿美元,成为创立以来最差季度表现。当时的财报发布会上,孙正义难得承认,他高估了WeWork的价值,后来发现该公司存在各种各样的治理问题,包括联合创始人亚当·诺伊曼的超大权力和绝对控制权。

关于诺伊曼,这里面还有另一个故事。在市场传言中,诺伊曼只带着孙正义在

WeWork总部周围逛了12分钟,后者就决定了44亿美元的大笔投资。那时候,孙正义问了诺伊曼一个问题:“在战斗中,聪明人和疯子谁会赢?”可想而知,当诺伊曼以“疯子”作答时,孙正义回应:“你是正确的,但你们还不够疯狂”。

眼下,孙正义正在为自己的疯狂而买单,而撤出这些投资还与另一个问题息息相关——软银正在筹备的2号愿景基金。CNBC的报道称,软银决定撤出潜在投资可能是其加大数十亿美元2号愿景基金时采取更为谨慎态度的一个征兆。此前曾有人透露,孙正义正在考虑将投资重点放在获利能力和公开发行业上,而不仅仅以快速增长为重点,而这一战略便包括了放慢对2号愿景基金的投资速度。

去年末,有消息称,软银愿景基金主管Misra表示可能将在今年一季度完成第二只愿景基金的首轮300亿美元募资。而受WeWork IPO失败影响,2号愿景基金募资规模比1号愿景基金第一轮募资1000亿美元的规模要小很多。去年11月,彭博社还报道称,软银集团悄悄完成了其第二只技术基金的初始募资活动,筹集了大约20亿美元,仅达到其目标1080亿美元的一小部分。

2019年7月,软银宣布正式成立软银愿景基金2号。值得注意的是,Seismic被认为是1号愿景基金最后一家投资的公司,后来变成2号愿景基金可能进行的第一笔或第二笔投资交易,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投资烟消云散。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 图片新闻 ·

伊朗发生踩踏事件致35人死亡



7日,在伊朗克尔曼市,人们参加苏莱曼尼的葬礼。新华社/图

据伊朗电视台7日报道,当天在伊朗克尔曼市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举行的葬礼上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35人死亡,48人受伤。

遭美军空袭身亡的苏莱曼尼当天在其家乡阿克曼下葬,数十万伊朗当地民众涌上街头为苏莱曼尼送行。在葬礼游行中民众发生踩踏事件,电视台播放的视频显示,一些人一动不动躺在路边,一些人大声呼叫寻求帮助。

本月3日,苏莱曼尼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遭美军空袭身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随后发表声明说,伊朗方面将对这起事件进行“强硬复仇”。6日,苏莱曼尼等人的送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伊朗民众走上街头,举行游行抗议活动。哈梅内伊也

就苏莱曼尼“殉难”一事发表评论,称“严厉的报复即将降临到这些罪犯们的头上”。

伊朗 Press TV“电视台7日消息,伊朗议会当天投票一致通过一项动议,将美军列为“恐怖组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日最新报道称,同样被列为“恐怖组织”的还包括美国五角大楼。相关动议在当天上午举行的议会公开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去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时则宣布,将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其驻西亚军队认定为“恐怖组织”。同月,伊朗议会通过决议,正式将美国中央司令部和下辖部队列为“恐怖组织”。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